

· 宋孝先 ·

空軍幼校十二期憶往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五日，在天還沒亮的五點二十分，「嗚！」一列從臺北火車站出發的普通車在長長的鳴笛聲後，慢慢的駛向南臺灣。沿途經過新竹、臺中、嘉義、臺南、屏東這幾個站時，除了旅客之外，還有一群十五、六歲充滿朝氣的年輕學生，提著簡單行李加入這班列車的行列。到了日落時分，這班列車終於把這些年輕的學子送到目的地——東港大鵬空軍幼年學校。這裡是雛鷹的搖籃，也是這批年輕學子築夢的地方。

在這裡迎接他們的是國內頗負盛名的幼校鼓號樂隊，兩百多位年輕學子，在隊職官的指揮及引領下，很快的排成了三人一伍的長長隊伍，在幼校鼓號樂隊雄壯的進行曲引導之下，踏著未經

訓練過的步伐，邁入了空軍幼校的大門。從此，這批兩百四十位年輕學子，被賦予了一個終身屬於他們的番號——「空幼十二期」。

今年招生的人數比前幾期多出一倍，因此編成第三、第四兩個中隊，每個中隊各一百二十人，分別由吳繼鑫中校及陳嘯東少校（隨後於五十三年元旦晉陞中校）擔任中隊長，其他擔任隊職官的還有四隊副隊長劉國平、三隊輔導長潘克新、四隊輔導長王兆民、李仁，兩個中隊的區隊長分別有丁兆麟、陳自威、韓海根、袁鎮國、周國良、許紹文、崔光漢等。第二



十二期同學至大貝湖旅遊時留影

學年升上二年級時，兩個隊合併成一個中隊，番號是第二中隊。

初合併時，同學們還不習慣新的番號，擔任安官接聽電話時，常會習慣的報：「四隊某某某」。有一次被劉副隊長聽到了，很生氣的把電話搶過來，嘴裡還嘮叨的唸著：「都升二隊了，還三隊、四隊的改不過來。」隨後自己很神氣的對著話筒示範給同學看，不慌不忙的說道：「四隊劉國平……。」語畢，惹得一旁同學哄堂大笑。

一年級因分屬兩個中隊，兩位隊長的要求標準有些落差，陳隊長對學生的生活管理要求

比較嚴格，所以我們除了受到學長的磨練外，來自於隊職官的紀律要求也比較多。當時剛剛從民間學校考進軍校，對軍中的生活並不熟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學長、學弟間的倫理規範。本來是小老百姓，可是穿上軍服後，連帶的是這一身軍服後面的制度。那些小老百姓的生活習慣，豈是一夕之間就可以改過來的，當時懵懂的我們只知道不論走到那裡，只要有學長的地方，就難免有人會被學長處罰。更有些學長，喜歡以處罰學弟來逗樂子，還比賽誰的處分點子比較有創意。

還有些比較頑皮的同學，隊職官會每天盯在後面，大聲的叫道：「誰犯錯，我就叫誰從停機坪的這頭，匍匐前進到停機坪的那一頭再爬回來。」不過這絕不是嚇唬而已，同學中第一回被罰匍匐前進橫越停機坪的同學，竟然是同學中綽號「老怪」的李祖堯。他是同學中的乖寶寶，而且成績都是名列前茅，可確是同學中開創被罰匍匐前進橫越停機坪的首例。

那一次，總部的視導小組到學校執行年度視察，學校規定，凡是人數超過三人以上的地方，如果有中校以上的視導長官蒞臨，先看見的同學就要發「立正」口令，向長官敬禮。視察那天，綽號「老怪」的李祖堯輪值帶隊班長，上課時把隊伍帶到教室門口的走廊，下達一聲：「解散，自行進教室」。同學解散後，分別擠在教室門口魚貫進入教室，這時候有位中校視導長官（左手臂掛有黃色臂章）從走廊盡頭經過，這時候眼尖的同學就叫了起來：「有視導長官在走廊那邊，值星班長快喊口令過去敬禮。」可憐「老怪」已經進了教室，慌慌張張從同學中擠了出來：「在那裡？在那裡？」兩步寬的走廊，視導長官早不知走到那裡去了。可是沒發立正口令向視導長官敬禮的「老怪



鼓號樂隊



幼校下課時同學嘻鬧時留影（前坐地上者倪敏然）

劃一的鼓號樂隊，還是雄赳赳、氣昂昂踢著正步通過司令臺的方陣隊伍，因為我們是幼年生而且充滿了蓬勃的朝氣，所以在閱兵隊伍中，我們贏得最多的掌聲和好評。同學當中，倪敏

然尤擅鼓號樂隊的編曲和隊形變化的創新規劃，讓空幼鼓號樂隊在我們期上發光發亮。除了五十三年國慶大閱兵，另外，在次年的雙十節活動中雖無閱兵的規劃，我們同樣受邀在臺北綜合體育館的國慶晚會中演出，獲得國內外嘉賓如潮的佳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剛升上三年級時，有個週末下午的課外社團活動時間，同學們像撒豆子一樣散在校園的各個角落開心的從事活動時，突然所有的隊職官和學生幹部奔走在校園間，急乎乎的把同學們召回教室就座，神秘的氛圍很快就謎底揭曉了。原來是蔣總統經國先生任南部視導部隊，特別指定來看幼年生，在隊職官督導之下，同學們很快地整理自己的儀容，長官也交代一些應對事宜，每間教室從神秘的氛圍，轉眼間變成了很嚴肅。不一會兒，隊職官在教室門口小小聲說：「來了！來了！」一話聲才落，一隻大狼狗「噓！噓！」的跑進教室，同學們的心跳不由得加速起來，大狼狗轉兩圈後，總統在隨從和長官們的陪伴下走進了教室，不停的點頭，臉上掛著慈祥和藹的笑容，這才稍稍舒緩了緊張嚴肅的氣氛。總統未多停留，經過靠近窗戶的走道就離開了。但是攝影人員留下了一張正好是總統經過舒貴綸身旁時所拍的照片。所以同學們笑稱，大概是舒同學長得太像經國先生了，所以才獲得入鏡的青睞。五十九年我們官校畢業時，也是總統主持的最後一次聯合畢業典禮（在中山樓舉行）。看來我們在歷史的長河裡，都適時的瞻仰到了一代偉人的風采。

「，就因此為同學背起了荊棘的十字架。大太陽底下，全副武裝，頂著大盤帽，卡賓槍握在雙手之間，用兩個手肘及膝蓋一步一步的爬越大停機坪，手肘及膝蓋都磨破了。」

幼校三年的課程和一般學校高中的課程無異，但寒暑假只有短短的兩個星期，當一般民間學校學生還在享受炎夏夏季正好眠的漫長假期時，我們都已收假回學校加強軍事及軍訓方面的課程。尤其暑期是夏天酷暑季節，上軍訓課是一種磨練，經過南臺灣大太陽曝曬過的停機坪，水泥地上冒出來的暑氣，隔出內外海波堤上面的椰子樹、防風林，模模糊糊的影子，心裡總是在想，這是不是類似沙漠中所看到的海市蜃樓（沒去過沙漠，但電影上都是這樣子

演的）。大太陽底下，隨著隊職官的口令，一會兒左轉、一會兒右轉，一會兒跑步、一會兒踢正步的，不消三十分鐘，那身斜紋布的制服，早就汗流浹背。隊職官有時候也蠻體諒學生，適時下一個「坐下」的口令，讓大伙兒歇口氣，可是一屁股坐在滾熱的水泥地上，即使是隔著斜紋布的褲子，還是覺得屁股幾乎要被燙成五分熟了。同學們開玩笑的說，這三年大概不會長痔瘡，還沒長大的痔瘡，只要出兩次操，坐幾回滾熱的水泥地，保證痔瘡瓜熟蒂落，還沒長大的痔瘡，早都不見了。

幼校三年期間，很幸運的，我們有機會參加五十三年國慶大閱兵，那是最後一次由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主持的閱兵大典，不管是整齊

十員，在幼校高淘汰率（含學科、體檢、品德）的篩選之下，畢業時只剩一百六十多人（在學期間張廣偉及邢書強兩員病故）。官校入學時，新增一些外招生和降期生，我們的人數又擴充到了兩百四十員，最後經過四年的再一次淘汰，畢業人數只剩一百三十七員（其中空勤部份共有四十五員）。畢業後，同學們分發空軍各單位服務，經過三十多年來亦有些提前轉業至民間各行業，最後都有很傑出的表現。綜結如后：

服役期間為國殉職者：孫長福、韓斬春、許光政、劉廣恆、甘友垣、杜伯翔、汪顯群、浦木生、林雲龍、閻海卿、陳景銘、林夢霞、葛沐雨等十三員。

晉升上將者一員：沈國禎。

晉升中將者四員：李貴發、林勤經、劉翼天、鍾中寧。

晉升少將者十二員：王念諸、方壯榮、杜三林、宋孝先、舒貴綸、楊蓉陵、裴浙昆、劉勝信、謝英德、蕭士材。幼校後轉政戰學校畢業晉升少將者有劉以善及麥鎮城兩員。

離校後事業有成者：唐白餘、楊劍鵬、倪敏然。

退役後事業有成者：陳德倫（家棟）、熊有鈞、唐鎮亞。

特殊成就者：宋孝先（著有鷹擊長空）、楊蓉昌（著有數學教材）。

當年那班從臺北出發的列車，把一群築（逐）夢的小伙子送到了雛鷹的搖籃——大鵬，經空軍及各級長官的愛護與指導，同學們兢兢業業的努力與奮鬥，近半世紀後，同學們也都繳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沒有辜負師長們的厚望，也達成當年投入空軍以報效國家社會的願望。

著作授權書

一、授權內容：

本人 保證所著作（譯著）之「 為本人所創（譯）作（若為共同創作及譯著時，業已取得共同創作者及原作者之授權），並授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將上述作品用於其所屬軍事期刊刊載及從事相關學術研究活動，另同意對該作品之所有權轉讓予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二、著作權：

本授權書為專屬授權，本人同意由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全權處理，並聲明及保證上述授權著作，均為合法之創（譯）稿作品，被授權人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使用，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有侵害，概由本人自行負法律上責任。

授權人（代表人）：（如為共同著作權則填明為代表人，並就式詳填上列個人資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刊啟事



一、為配合主計作業規定，欲訂閱本刊者，請將款項以匯款方式匯至「臺灣土地銀行仁愛分行，帳號：〇五七〇五六〇〇〇一二九，戶名：九〇二五一—二一〇一專戶」，完成匯款手續後，請將訂閱者姓名、詳細住址及訂閱本刊起迄期數、冊數，併同匯款

收據傳真或郵寄至本社，傳真電話：（〇二）二七三一八七一七。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三段空軍司令部。如有不便，尚祈見諒。

二、邇來國軍各單位迭有投稿軍事期刊社之文章發生侵權爭議情事，為避免觸犯著作權法，請作（譯）者填寫著作授權書（格式如左，請以A4紙張自行放大影印），連同作品一同寄送本社（若為電子郵件投稿，請將著作授權書以書面或傳真方式送達）；翻譯稿需請譯者自行查證是否獲得授權。投稿文章如涉抄襲，請投稿人自行負責。

空軍司令部 文宣心戰組 敬啟